

堯山堂外紀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二

晉陵蔣仲舒編

宋

太祖匡胤

居潛與太宗及趙普遊長安遇陳搏搏下騾大笑左手握太祖右手

挽太宗相從市飲搏眦睨普甚久徐曰也得也得普脚跛偶坐席右搏怒曰紫微帝垣一小星輒據上次可乎斥使居左建隆庚申受禪與搏論國祚有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宮中轉六更方鼓嚴鳴鐘殊不省庚更同音至理宗元年歷五庚申越十七年宋亡而五更頭之數信矣至元朝廷祐庚申而至正帝生帝實少帝黑子也

太祖徵時客有詠初日詩者語雖工而意淺陋帝
所不喜其人請帝詠之即應聲曰太陽初出光
赫赫千山萬山如火發一輪頃刻上天衢遂退
羣星與殘月蓋宋朝以火德王天下及帝登極
僭竊之國以次削平混一之志先形於言矣

太祖采聽明遠有間者自蜀還上問劔外有何事
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山長苦熱詩曰煩暑鬱
蒸無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上曰此蜀民思吾

來伐也

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鉉伐其能欲以口舌解圍謂太祖不文盛稱其主博學多藝有聖人之能因誦其詩秋月篇太祖大笑曰寒士語爾吾不道也鉉內不服以請殿上驚懼相目太祖曰微時自秦中歸道華山下醉臥田間覺而月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鉉大驚殿上稱壽

太祖一日小宴顧李主煜曰聞卿能詩可舉一首
煜思久之乃舉詠扇詩云揖讓月在手動搖風
滿懷太祖曰滿懷之風亦何足尚耶侍臣莫不
嘆服

太祖夜幸後池對新月置酒問當直學士爲誰曰
盧多遜召使賦詩請韻曰用些子兒其詩云太
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
新鏡露出清光些子兒太祖大喜盡以坐間飲

食器賜之

賈黃中為相盧多遜作參一日府畿有蝗蟲盧曰某聞所有乃假蝗蟲賈

曰亦聞不傷稼但蘆多損耳

太祖將築外城幸朱雀門上指門額問趙普曰何不祇書朱雀門着之字何用普曰語助耳太祖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范質

字文素母張氏夢人授以五色筆而生後唐時舉進士建隆初拜相謂同列曰

人能鼻吸三斗醞醋即可作宰相陶穀草制有曰十年居調羹之司一旦得變通之

術質泣訴于太祖

太祖由是惡穀

漢乾祐末周祖自鄴舉兵向闕京師亂范魯公隱
於民間一日坐封丘巷茶肆中時暑甚公所執
扇偶題云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忽一人貌
怪陋前揖曰世之酷吏冤獄何止大暑相公他
日當深究此弊因携其扇去公惘然久之後至
神廟後門見一土木短鬼具貌肖茶肆中見者
扇亦在其手中公心異焉仕周因首定刑統

陶穀

字秀實唐彥謙孫避石晉諱改陶自號金鑿否人少時夢數吏云奉符換眼吏

附耳求錢十萬安第一眼五萬安第二眼
穀不應吏乃安第三眼既覺眼色深碧道
士陳紫陽相之曰貴人骨氣
可惜一雙鬼眼竟不至大位

石晉時陶穀爲學士一日大暑方下直還私室裸
袒揮拂未須臾中使促召左右急報裹頭巾穀
嘆曰阿僧祇劫中欠此圍頭債天使於禁林嚴禁
地還之也

周世宗時陶穀奉使江南李谷以書抵韓熙載云
五柳公驕甚穀至果如李言熙載曰陶奉使非

端介者其守可隳也乃密遣歌兒秦弱蘭詐爲
驛卒女敝衣竹釵擁帚洒掃穀因與通作風光
好詞贈之曰好因緣惡因緣祇得郵亭一夜眠
列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
斷絃是何年後數日李主宴於清心堂命玻瓈
巨鍾滿酌之陶毅然不顧乃命弱蘭歌前詞勸
酒陶大沮即日北歸

陶尚書奉使江南日韓熙載遣家妓奉盃匱及旦

以書謝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
妖姿自至月滿鴻溝舉朝不能會其辭熙載因
召家妓訊之云是夕忽當浣濯

陶穀爲荀勗傳休奕作墓誌曰邊幻節字脆中晉
林琅玕之裔也以湯死建隆二年三月二十五
日立石

太祖朝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乃俾其黨因奏
對言穀宣力實多微伺上旨太祖笑曰吾聞翰

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
何宣力之有穀聞之爲詩書于玉堂壁曰官職
須由生處有文章不常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
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惡其怨望遂決意不
用

陶穀以翰林學士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螾
蚌詢其名類忠穀命自螾蚌至螿蚶凡羅列十
餘種以進穀視之笑謂忠懿曰此謂一蟹不如

一。解實因此以諷忠懿之弗如錢鏐也。宴將畢。或進葫蘆羹。相勸穀不舉。筯忠懿笑曰。先王時庖人善爲此羹。今依樣饌來者。穀一語不答。

陶穀奉使吳越。日作詩二十韻以獻。俶有云。此生頭已白。無分掃王門。及還過浙西。其鎮帥宴之。置大金鍾爲侑爵。穀因詐病留驛。帥遣人問所欲。穀曰。願得金鍾耳。帥益十具以贈。穀謝之。以詩云。乞得金鍾病眼明。旣出境乃更題郵壁以

爲井蛙莫恃重溟險塞馬曾嘶九曲濱

穀性貪鄙李後

主有小石彈丸置研池中才終日不耗穀見而異之竟取去後主索之良苦陶不能耐投於地石彈破裂中有小魚躍出死自是硯無復潤澤

陶穀銜命渡淮入廣陵界維舟野次縱步至一村

圃有碧蘆方數畝中隱小室榜曰秋聲館穀甚

愛之穀嘗著論曰蘆之爲物大類此君但霜雪

侵陵改素爲愧耳故好事君子號蘆爲蕭寒郡

假節侯

游士藻爲晉王記室陶穀過其居知昨夜命客問
食品曰第一虛裝玲瓏石鎮羊穀曰好改作釘
字便是一句詩士游令取夜來食目對面塗注
云吾平生以順人情爲佛事獨違學士可乎

陶學士家有魚英酒琖中陷園林美女象又嘗以
沉香水積飯入盃清馨左散騎常侍黃霖曰陶
翰林甌裏薰香琖中游妓真可謂好事矣

陶穀得党太尉家姬遇雪取雪水烹茶謂姬曰党

家兒識此味否。姬曰：彼僉人安知此？但能於銷

金帳中淺斟低唱，飲羊羔酒，爾陶然然。太尉名進其人

魯懿嘗過市見縛拘欄者問誦何言優者調韓信進怒曰汝對我說韓信見韓信即當說我此

三頭兩面之人即命杖之又寫真寫成大怒詰畫師云我前時見畫太甚猶用金箔貼眼我豈

清不得一對金眼騎即又罷衙見其子裸體雪中問之知其得罪大夫人被縛太尉自裸體命

左右縛於兒旁母夫人問何故太尉笑曰你喫我兒我東你兒又食飽捫腹歎曰我不負汝左

右曰將軍未嘗少出智慮也

胡嵩飛龍碭飲茶詩曰：沾牙舊姓餘甘氏，破睡當

卦不夜侯陶穀愛其新奇令猶子彛做法之近
晚成篇有云生涼好喚雞蘇佛回味宜稱橄欖
僊彛時年十二

陶穀小字鐵牛李沆出典河中嘗寄陶書云每過
中流潛聞令德陶初不爲意久之方悟蓋河中
有張燕公鑄係橋鐵牛故也

李昉

字明遠深州人舉漢進士太宗朝與扈
蒙以羣書編類賜名太平御覽子宗諤

孫昭述三

世學士

李昉爲翰林學士月給內醞兵部李相濟好滑稽
嘗因春社寄詩求酒云社公今日沒心情爲乞
治聾酒一瓶惱亂玉堂將欲徧依稀巡到第三

廳蓋俗傳社日酒喫治耳聾兵部小字社翁每

於班行呼其名字云唐人在慶侍下雖官高皆稱小字

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又掃地樹雷影拂床琴有聲又落日長安道秋槐滿地花膾炙人口或以爲有

兩李濤

李文正公進永昌陵挽歌辭云奠玉四回朝上帝

御樓三度納降王。蓋太祖建隆盡四年明年初
郊改元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開寶五年又郊
而不改元九年已平江南四月大雩告謝於西
京執玉祀天者凡四所謂三降王者廣南劉鋹
西蜀孟昶及江南李後主是也當時羣臣皆進
歌辭而公最爲首出無能過云

太宗一日謂宰臣曰朕何如唐太宗衆皆曰陛下
堯舜何太宗可比李昉獨無言徐誦白樂天七

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
上聞之遽興曰朕不及朕不及。

李宗諤爲翰林學士以京官帶職赴內宴閣門拒
之獻詩曰戴了宮花賦了詩不容重覩赭黃衣
無聊獨出金門去恰似當年下第歸太宗覽詩
即宣赴坐後遂爲例

郭忠恕

字恕先七歲能屬文周時舉童子科尤善圖畫郭從義鎮岐下延置山館

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醇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郭為畫小童侍線車

放風爲引線數丈滿之富人子大怒與郭
遜絕世謂忠恕蓋隱於畫者後謫官江都
逾旬失其所在閱數歲與陳
搏會於華山蓋亦仙去矣

聶崇義善禮學建隆初上三禮新圖遷國子博士
郭忠恕時爲國子主簿戲詠其姓云近貴全爲
贖攀龍卽似聾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
曰勿笑有三耳全勝蓄二心謂忠恕也

曹翰

下江南日盡取其金帛寶貨連百餘舟
私盜以歸無以爲名乃取廬山東林寺

羅漢每舟載十許尊獻之詔賜
相國寺當時謂之押扛羅漢

曹翰事周世宗爲樞密承旨性貪侈常著錦鞵金線絲鞵朝士有托無名子嘲之者詩曰不作錦衣裳裁爲十指倉千金包汗脚慚愧絡絲娘

南唐胡則守江州堅壁不下曹翰攻之危急忽有旋風吹片紙墜城中有詩曰由來秉節世無雙獨守孤城死不降何似知機早回首免教流血滿長江後城陷屠殺殆盡謂之洗城

曹翰伐江南歸環衛數年不調一日內宴侍臣皆

賦詩翰以武人獨不預乃自陳曰臣少亦學詩
乞應詔太宗曰卿武人以刀字爲韻因寄意曰
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預時髦曾因國難
披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
明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見蟠花舊
戰袍太宗悅爲遷數官

初翰賦汝州有中使來
翰泣曰衆口食貧不能

活以箴封故衣一包質于干中使回奏之太宗
開視乃一畫障題曰下江南圖惻然憐之召還

李巽

宋初猶襲唐制士子皆曳袍重戴出則席帽自隨
李異累舉不第鄉人曰李秀才不知甚時席帽
離身及第後乃遺御人詩曰當年蹤跡困泥塵
不意乘時亦化鱗為報鄉閭親戚道如今席帽
已離身

王嗣宗

字希阮太祖朝與趙昌言爭狀元于殿前上命二人手搏約勝者與之昌

言髮禿嗣宗戲其幘頭墜地趨前曰臣勝矣上笑以嗣宗為狀元

王嗣宗為泰山司理有詩云欲挂衣冠神武門先

尋水竹渭南村却將舊斬樓蘭劍買得黃牛教
子孫

王嗣宗守邠土邠舊有狐王廟能爲人禍福歲時
享祀祈禱不敢少怠相傳神親享杯盤蓋神座
下有穴藏羣狐狐自穴出享肴醴嗣宗得其實
鞭廟祝背縱火焚穴殺百餘狐有大白狐從火
中逸去其妖遂息後嗣宗帥長安處士种放者
侍朝廷尊禮驕倨特甚嗣宗內不平一日放召

其侄出拜嗣宗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
通判以下拜君君扶之而已此白丁耳嗣宗狀
元及第名位不輕胡爲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
以手搏得狀元何足道也嗣宗怒以手批其頰
遂極䟽處士之短好事有詩云終南隱士聲華
歇渭北妖狐窟穴空二事俱輸王太守聖朝方
信有英雄嗣宗大喜歸告其子孫曰吾死更勿
爲碑誌但石刻此詩置于墓旁榮矣

僧贊寧

德清人出家靈隱寺讀書博記徐鉉王禹偁嘗就學焉太宗時誤僧史十

卷克史館編修壽八十四王處訥推其命孤薄三命禽略六壬遁甲俱無壽貴但生時正得天貴星臨門寧曰母謂生我時錢文穆王往臨安拜筮過門雨作避於茅簷甚久浣浴禊藉徘徊方去

宋初徵贊寧入汴京爲僧錄太祖行香至相國寺

問曰朕見佛拜是不拜是對曰現在佛不拜過去佛太祖大喜遂爲定禮

僧贊寧辭辯縱橫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者文詞

雋敏尤好朝咏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

漸指而朝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鄭谷

僧不愛紫衣僧贊寧應聲答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

成羣安鴻漸素滑稽凌侍郎策其父曾為鎮所

言所由生也策後
長立頰銜恨云

高英秀辯捷滑稽嘗與贊寧共議古人詩病云李

山甫覽漢史王莽弄來僧半破曹公將去便平

一沉是破船詩李羣玉詠鷓鴣方穿詰曲崎嶇路

又聽鈞鞀格磔聲是梵語詩羅隱雲中雞犬劉
晏過月裡笙歌煬帝歸是見鬼詩杜荀鶴今日
偶題題似著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衛子詩也不

然安有四蹄

衛地多驢故
呼驢曰衛子

柳開守維揚後園遇陰雨即青歛夕起觸近則散
贊寧曰此燐火也兵戰血或牛馬血着土則凝
結爲此氣柳掘之皆斷鎗折劍乃古戰地也因
贈詩田空門今日見張華

江南徐知諤嘗得畫
牛一軸畫則齒草欄

外夜則歸臥欄中如諤獻後主煜煜持貢闕下
太宗張後苑以示羣臣俱無知者以問贊寧贊
寧曰南倭海中方諸蚌有淚得之和色看物則
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嵐石落海岸得
之清水摩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
為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物記後杜鎬檢三
館書目果見於六朝舊本書中載之

丁文果

趙晉公在中書聞丁文果善覆射召至函置一物
令文果射文果書四句云太歲當頭坐諸神列
四旁其中有一物猶帶洞庭香發函視之乃用

曆日第一幅。裹綠橘一枚也。又太宗置一物器
中。令文果射。亦書四句云。藹藹華華。山中採花。
雖無官職。一日兩衙。啓之乃蜂也。又取一物令
射云。有頭有足。不石即玉。欲要宿頭。不能入腹。
乃壓書石龜也。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二終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二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三

晉陵蔣仲舒編

宋

太宗炅

初名匡義
改賜光義

帝既輔藝祖創業垂統暨登位尤留意斯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必製詩賜之其後累朝遵爲故事宰相李昉年老罷政家居每宴必宣赴坐昉獻詩曰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

上俯和曰珍重老臣純不已我慚寡昧繼三皇
時皆榮之

呂端叅知政事帝一日宴後苑釣魚賜之詩斷句
曰欲餌金鈎殊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端賡以
進曰愚臣鈎直難堪用宜問濠梁結網人既而

端遂拜相

雍熙初帝召輔臣宴于後苑賞花釣魚命羣臣賦詩曲宴賦詩自此始

呂蒙正

字聖功太宗時與賈黃中宋白李至蘇易簡同拜學士扈蒙贈詩云五鳳

齊飛

入翰林其後呂

三拜相卒謚文穆

呂蒙正微時嘗與溫仲舒又一友人讀書於洛陽
龍門山誓不作狀元不仕有詩曰八灘風起浪
花飛手把漁竿傍釣磯自是釣頭香餌別此心
終待得魚歸又云怪得池塘春水滿夜來雷雨
起南山及太平初唱第呂果爲狀元溫亦中甲
科其一友人隨拂衣歸隱後呂大用太宗問與
誰爲友呂即舉歸隱者對遂以著作郎召不起
及呂罷相居洛作詩贈之曰昔作儒生謁貢闈

今提相印出黃扉九重鴛鴦醉中別萬里煙霄
達後歸隣叟盡重新白髮故人猶著舊麻衣洛
陽謬詫多才子自嘆遭逢似我稀

呂蒙正父龜圖好內寵蒙正與母劉氏俱被出因
淪躓窘乏或謂其嘗處破窰中自嘆有撥盡寒
爐一夜灰之句他日相府退衙片雪沾衣欲斬
執役人其妻因反撥灰詩諷之又嘗有鷓鴣詩
曰獸頭元是一團泥做盡辛勤人不知如今擗

在青雲裏忘却當初窰內時

呂微時渴睡漢鐘瓜亭及寒爐撥灰

事頗見傳記今洛陽有破窰遺址

張齊賢

太祖時布衣獻策呂蒙正榜有司失於掄擇真下第太宗乃一榜盡賜及

第

張齊賢罷相歸洛得裴晉公午橋庄鑿渠通流栽
花植竹日與故舊携觴游釣榜于門曰老夫已
裂冠冕或公紱垂訪不敢迎見嘗以詩戲故人
云午橋今得晉公廬水竹烟花興有餘師亮白

頭心已足。四登兩府。九尚書。時鄭文寶一聯水
暖。鳧鷖行。哺子溪深。桃李臥開花。齊賢極喜之。

蘇易簡

字太簡梓州人蜀四狀元之一與呂蒙正同入翰林上飛白書玉堂之署

四字賜之後罷參政知鄧州有不勝寒冷之嘆移書舊友曰退位菩薩難做竟不登強仕而卒

蘇易簡登第時未尚白爲南省主文後七年宋爲翰林學士而蘇相繼入院主文宋贈詩云昔日曾爲尺木階今朝真是青雲友

蘇易簡在翰林太宗一日召對賜酒甚歡謂易簡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答曰忠孝一生心上悅以所御金器盡席悉賜之又嘗夜幸院中易簡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官嬪自窻格引燭入照之窻格上有火燃跡後不復易以爲玉堂一盛事

太宗嘗草書宋玉大言賦賜蘇易簡易簡因擬作以獻其詞曰皇帝書白龍牋作大言賦賜玉堂

臣蘇易簡御筆煌煌雄詞洋洋瓌璋博達不可
備詳易簡曰聖人興兮告成功登崑崙兮展升
中芳席地兮饗祖宗天籟起兮調笙鏞日烏月
兔耀文明也參旗并鉞嚴武衛也執北斗兮尊
元酒也削西華兮爲石礪也飛雲湧霞騰騰瞭
也剗鯨腊鵬代鷓鴣也迅雷三發山神呼也流
電三激燿火舉也四時一同兮萬八千年泰山
融兮溟海乾圓蓋偃兮方輿穿

太宗嘗命蘇易簡講文中子有揚素食經羹藜舍
糗之說因問易簡食品稱珍何者爲最對曰食
無定味適口者珍臣心知羹汁美太宗笑問其
故曰臣一夕酷寒擁爐燒酒痛飲大醉擁以重
衾忽醒渴甚乘月中庭見殘雪中覆有羹盞不
暇呼童掬雪盥手滿飲數盃臣此時自謂上界
仙廚鸞脯鳳胎恐不及屢欲作冰壺先生傳
記其事未暇也太宗笑而然之

胡旦

字周父有硯可數尺鏡其
旬曰未朝胡旦作春秋硯

胡旦有俊才尚氣凌物嘗大言曰應舉不作狀元
仕宦不爲宰相乃虛生也及隨計之秋適坐中
聞鴈題詩曰明年春色裏領取一行歸興國三
年試不定而成功賦魁天下

初呂蒙正薄遊一縣胡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呂
甚薄客有譽呂者曰呂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
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云挑盡寒燈夢不

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爾。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聲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輪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

梁顥

字太素景德初以翰林知開封府卒

雍熙二年梁顥試庭燎賦進士第一人時年八十。二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又有詩云天福三年來應舉雍

熙二載始成名從教白髮巾中滿且喜青雲足
下生觀榜更無朋輩在歸家惟有子孫迎也知
年少登科好爭奈龍頭屬老成

梁顥在翰林時胡旦知制誥院趙昌言爲樞密副
使陳儀竇儼俱爲三司鹽鐵副使五人者旦夕
飲會茶觴壺矢未嘗虛日每乘醉夜分方歸金
吾吏逐夜候馬首聲喏儀以醉鞭指其吏曰金
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於是諺曰陳三更竇半

夜

真宗東封放梁固以下進士及第祀后土汾陰放
張師德以下進士及第固狀元顥子也師德狀
元華子也魏野以詩賀曰封禪汾陰連歲榜狀
元俱是狀元兒本朝人物熙熙盛風虎雲龍會
遇時

梁固直史館卒時年纔三十三張唐卿進士第一
人及第期集於興國寺題壁云一舉首登龍虎

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其下云君看姚暉
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唐卿官亦不達

王禹偁

字元之少擢進士太宗聞其名召試
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

給塗金銀帶上持
命以文犀帶寵之

王元之七歲能文父本磨家畢文簡公士安爲州
從事元之適代父輸麵至公宇立庭下文簡因
令作磨詩元之不思而對曰但存心裏正無愁
眼下遲得人輕借力便是轉身時文簡大奇之

畱與子弟講學一日太守席上出句云鸚鵡能
言爭似鳳坐客皆未有對文簡歸寫之屏間元
之書其下云蜘蛛雖巧不如蠶文簡歎息曰經
綸才也遂加以衣冠呼爲小友

畢文簡與太守賞白蓮因言王元之能詩太守召
至即吟一絕云昨夜三更後姮娥墮玉簪馮夷
不敢受捧出碧波心守歎曰天授也

真宗嘗遊禁中見王元之倚宮木若吟咏者命宮

使丞探之果預作賞花釣魚詩明日百官赴宴
迨題出乃千葉石榴花百官皆失所擬元之首
進一絕云王母庭中親見裁張騫偷得下天來
誰家巧婦殘針線一撮生紅熨不開上稱賞謂
為真才

前世錢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爲之
既成以賜近臣崇寧大觀御書錢蓋襲故事也
王元之責商於有詩云謫官無俸突無煙唯擁

琴書盡日眠。還有一般勝。趙壹囊中猶貯御書錢。

元之本學白樂天詩。在商州賦一絕云。兩株桃杏映籬斜。裝點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其子嘉祐云。老杜常有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語。頗相近。因請易之。元之忻然曰。吾詩精詣。遂暗合子美邪。乃更為詩曰。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杜甫是前身。卒

不復易

唐名妓貞娘墓在虎丘劔池西往來遊士多著篇
詠王元之詩云女命在乎色士命在乎才無才
無色者未死如塵灰虎丘貞娘墓止是空土堆
香魂與膩骨消散如黃埃何事千百年一名長
在哉吳越多婦人死即藏山隈無色固無名丘
塚空崔嵬惟有貞娘墓客到情徘徊我是好名
士爲爾傾一杯我非好色者後人無相咍

墓題
詠甚

多有處子諱彥良題一絕云虎丘山下塚累累
是處松楸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貞娘墓上
獨題詩後人
由是閣筆

錢塘舊有吳越時羅江東隱手植海棠一本王元
之題詩云江東遺跡在錢塘手植庭花滿縣香
若使當年居顯位海棠今日是甘棠

孫何嘗作兩晉名臣贊宋詩二十篇王禹偁
延譽嘗言丁謂與孫何便可白衣修撰

弟僅與
何齊名

孫何孫僅並有聲場屋何淳化中魁多士僅下第

王元之覽僅文編書其後曰明年再就堯堦試
應被人呼小狀元次舉僅亦中甲科第一元之
以詩贈曰病中何事忽開顏憶得詩稱小狀元
粉壁已懸龍虎榜錦標爭屬鶴鴒原

羅處約

字思純

羅處約知吳縣與王禹偁唱和日賦五題太宗召
至京自命題試之除著作郎蘇州童子劉少逸
嘗與聯句處約曰日移竹影侵碁局少逸應聲

曰風送花香入酒樽。

姚鉉

淳化中春日苑中釣魚小宴姚鉉詩先成有花枝
冷。濺。昭。陽。雨。釣。線。斜。牽。太。液。風。之。句。賜。白。金。百
兩。時。輦。榮。之。以。比。奪。袍。賜。花。等。故。事。

楊徽之

字仲猷建州人
至道九年老之一

楊徽之有詩名太宗召見因盡索所著且獻詩稱
謝卒章曰十年流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

帝選集中十聯書於御屏故梁周翰詩云誰似
金華楊處士十聯詩在御屏中

楊朴

字契玄玄
鄭州也

楊朴善為詩少時嘗與畢相安士同李畢薦之太宗

召見面賦簔衣詩云軟綠柔藍着勝衣倚船吟
釣正相宜蒹葭影裏和煙臥菡萏香中帶雨披
狂脫酒家春醉後亂堆漁舍晚晴時直饒紫綬
金章貴未肯輕上博換伊帝大稱賞除官不受

聽歸山

朴又有注故詩就客飲時樽酒去見魚遊處撥萍謂亦佳

朴性癖常騎驢往來鄭園每欲作詩即伏草中冥搜或得句則躍而出遇之者無不驚駭真宗祀汾陰過鄭召朴欲官之間卿來有以詩送行者乎朴揣知帝意謬云無有惟臣妻一篇使誦之曰更休落魄貪杯酒亦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帝大笑賜束帛遣還

蘇東坡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王夫人曰獨不能如楊朴處士

妻作詩送我乎王夫人
不查失笑東坡乃云

潘閔

字道遙錢塘人與王禹偁孫何柳開魏野最厚暇則放懷湖山隨意吟咏人目

為謫
仙云

潘閔字桐廬歸錢塘有詩云久客見華髮孤棹桐
廬歸新月無朗照落日有餘輝漁浦風水急龍
山煙火微時聞沙上鴈一一背人飛祖無擇以
為不減劉長卿又夏日宿西禪院詩云此地絕
炎蒸深疑到不能夜涼知有雨院靜似無僧枕

潤連雲石。牕明照佛燈。浮生多賤骨。時日恐難

勝蘇子瞻深喜之

閩寄張乖崖有莫嗟黑髮從頭白終見黃河到底清張亦

一稱賞

潘閩嘗作憶餘杭一闕云長憶西湖盡日凭欄樓
上望三三兩兩釣魚舟島嶼正清秋笛聲依約
蘆花裏白鳥成行忽驚起別來閑想整漁竿思
入水雲寒錢希白極愛此詞書於玉堂後壁

太宗晚年燒煉丹藥潘閩嘗獻方書及帝升遐懼

誅乃變姓名僧服匿舒州潛山寺爲行者題詩
鐘樓落句云頑童趁暖貪春睡忘却登樓打曉
鐘孫僅爲郡官見詩曰此潘逍遙也告寺僧呼
行者潘已亡去

潘閻膏一至陝觀華山雷題云高愛三峰插太虛
昂頭吟望倒騎驢傍人大笑從他笑終擬全家
向上居好事者畫爲圖魏野時居陝贈詩云昔
賢放志多狂若比而今總未如從此華山圖

籍上又添潘閻倒騎驢

潘閻最後入中條山許洞密贈之詩曰潘逍遙平生才氣如天高倚天大笑無所懼天公嗔汝曰
呶呶罰教臨老頭補袖歸中條我願中條山神
鎮長在驅雷叱電趕出這老怪景德初真宗赦
其罪以爲滁州叅軍卒於泗上初閻在錢塘與
道士馮德之約歸骨於天柱山德之囊其骨歸

葬焉

洞字洞天咸平三年進士時無妻子朔日張康渾裘裹馬許洞關中妻嘗作酒歌數百

言

僧惠崇

淮南人至道間浮圖以詩名世者九人時有集號九僧詩惠崇其一也

惠崇詩有劔靜龍歸匣旗閑虎繞竿其尤自負者
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崇之弟子朝曰河分
岡勢司空曙春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
古古人詩句犯師兄潘閔常謔之曰崇師爾當
憂獄事吾去夜夢爾拜我爾豈當歸俗耶惠崇
曰此乃秀才憂獄事爾惠崇沙門也惠崇拜沙

門倒也秀才得無詰沙門鳥耶

許洞嘗會諸詩僧分題出一紙

約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霜霜星月禽鳥之類於是諸僧皆關筆時有謙明亦能詩不在九僧之列賦中秋月云此夜一輪滿至來秋方得下一句云清光何處無

寇萊公嘗延憲崇於池亭分題爲詩公探得池上

柳青字韻崇探得池上驚明字韻日午至晡崇

忽點頭曰得之矣此篇功在明字凡五壓不倒

遂誦云雨歇方塘溢遲回不復驚暴翎沙日暖

引步島風清照水千尋迥棲烟一點明主人池

上鳳見爾憶蓬瀛公笑曰吾柳之功在青字而
四壓不倒不如且已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三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四

晉陵蔣仲舒編

宋

張詠

字復之帥蜀日選一小女浣滌紐縫張悅其人中夜心動厲聲自呼曰張詠小

人不可子娶王禹偁女

凡奏疏皆王代爲之

張公詠布衣時嘗從陳希夷欲分華山一半及別
希夷贈以毫楮公解其意曰是將嬰我以世務
也登第後將赴劍南有詩寄先生云性愚不肯

住山林剛有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劍南去回
頭慚愧華山雲

張乖崖爲崇陽令有吏盜庫中錢一文乖崖命杖
之吏勃然曰一錢乃杖我耶若能杖我不能斬
我也乖崖援筆判曰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
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堦斬其首申臺府自
劾

張乖崖帥蜀有錄事叅軍老病廢事公曰胡不歸

明日參軍求去且以詩畱別云秋光都似宦情
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驚曰同僚有詩人而吾
不知耶遂慰薦之

張乖崖少與傅霖同學開寶中與傅會于韓城終
夕談話諸鄰疴瘧者皆不發公既顯達求霖三
十年不可得嘗作詩寄之云每憶家園樂名賢
共里閭劇談祛夜瘧幽夢得鄉書漸長性情懶
隔年音信疎終嫌累高節不得薦相如傅每發

家書必先夢故云

張乖崖又有詩寄霖云前年失脚下漁磯苦戀明
時不忍歸爲報巢由莫相笑此心非是愛輕肥
晚年守宛州有被褐騎驢叩門大呼曰語尚書
青州傅霖聞吏走白公曰傅先生天下士汝何
人敢呼姓名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童心是豈
知世間有我哉子將去來報子耳公曰詠亦自
知之後一月公卒

初張乖崖謁陳希夷希夷贈以詩一絕云自吳入
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養閑散
也須多謝鬢邊瘡始皆不論其意後乖崖更鎮
杭益晚年發瘡於鬢移守金陵遂薨悉如其言

公去蜀日曾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希白云侯
十年觀此後十年公薨蜀人罷市號慟希白爲
公設大會齋請知府凌策發所需文字乃公畫
像自爲贊云乖則違俗崖則絕物乖崖之名聊
以表德因號乖崖公策遂設畫於
天慶觀仙遊閣又爲之立祠云

冠準

字平仲少時愛飛鷹走狗其母舉秤鈍
投之足流血及責母已亡每門其康輿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四

三

哭初授巴東令人皆以冠巴東呼之子植
雙柩於庭名冠公柩後歸塋西京道出荆
南公安縣人皆祭哭于路折竹植地以掛
紙錢踰月視之竹盡生筍人號相公竹因
立廟號竹林冠公祠
公無子後贈萊國公

寇平仲八歲吟華山詩云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
齊舉頭紅日近回首白雲低其師謂其父曰賢
郎怎不作宰相

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寇時年
十九或勸其增年答曰準方進取可欺君耶旣

入仕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尚難其少冠遽服
地黃兼餌蘆朮反之未幾髭髮皓白旣爲相丁
晉公參知政事嘗會食羹染冠鬚丁起拂之冠
正色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耶丁大
慚陰刺以詩曰少年罷去任紛紛不忍增年惑
上聞餌藥變鬚求速用如何到此又欺君由此
有隙

寇準爲巴東令日巴東有秋風亭準折韋應物一

素山堂外集卷四十四
言爲二句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識者知其必用矣

寇萊公在中書戲云水底日爲天上日未有對者
楊大年云眼中人是面前人一坐以爲的對

向文簡

敏

寇忠愍同以太平興國五年登第後文

簡秉鈞忠愍以使相守長安作詩寄文簡曰玉
殿登科四十年當時僚友盡英賢歲寒唯有公
兼我白首猶持將相權忠愍酬之曰九萬鵬霄

振翼時與君同折月中枝。細思淳化持衡者得
到于今更有誰。

寇平仲生辰爲七月十四日。魏仲先獻詩云：何時
生上相。明日是中元。又贈詩云：文武稟全才。何
人更可陪。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後北使至
賜宴兩府。歷視坐中間。譯者云：誰是無地起樓
臺相公。

寇萊公再入中書。魏仲先貽詩曰：好去上天辭富

一貴却來平地作神仙萊公不悅後二年南遷每
題前詩於壁日吟哦之

寇萊公南遷道過襄州畱一絕句於驛亭曰沙堤
築處迎丞相驛使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下
客無榮無辱自由身林下客大槩言之初無所
主名也胡祕監旦素不爲公所喜適居郡聞之
遂以林下之語公爲已發且有稱快語聞者笑
之

寇忠愍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貶衡州，別駕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至雷，吏呈圖經，迎拜於道。公問州去海近遠，曰：「只可十里。」公嘆曰：「吾平時嘗有詩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生得喪，豈偶然耶？時丁謂馮極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公崖州。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丁乃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

寇萊公有妾蒨桃，靈淑能詩。公嘗設宴會，集諸妓

賞綾綺不貲。菑桃獻詩二絕。諷之曰：一曲清歌，
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窻下，幾
度拋梭織得成。又風動衣單，手屢呵幽窻，軋軋
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
和之曰：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
間萬事何須問，且向尊前聽艷歌。尋貶嶺南道
經杭州，菑桃疾作，謂公曰：妾必不起，幸瘞我於
天竺山下。

今墓在
下天竺

公驚哀不已，菑桃曰：相公宜

自愛亦非久居人世者已而公果薨于雷州

準喜

劇飲每宴賓客闔扉脫駭在鄧州為花蝶燭名
著天下雖寢室亦燃燭達旦廁溷間燭淚成堆

王曾

字孝先鄉貢禮部廷對皆第一封沂國公楊億性詼諧一時僚友無不被其狎

傷公在閣下日楊獨曰第四廳舍人不敢奉戲

曾布衣時以所業贄呂蒙正有早梅詩云雪中未

說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蒙正曰此生已安

排作狀元宰相矣果然

曾廷試時已有盛名李沆為相適求壻語夫人

曰吾得壻矣王曾後日當為公輔是時蒙正家亦求婚曾聞沆言曰李公知我遂從李氏

曾省試有教無類賦盛行於世其驚句云神龍異
稟猶嗜欲之可求纖草何知尚薰蕕而相假有
輕薄子擬作云相國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
鹽舞柘枝。

宋制立春日悉剪綵爲燕以戴之王沂公春帖子
云綵燕迎春入鬢飛輕寒未放縷金衣又立春
日貼宜春字于門沂公皇帝閣立春帖子云北
陸凝陰盡千門淑氣新年年金殿裡寶字帖宜

春

王沂公與李文定公連榜取殿魁又相繼秉鈞
軸沂公嘗有詩寄文定曰錦標得雋曾相繼金
鼎調元亦薦更

朱昂

字舉之少篤學先是有朱遵度者謂之
朱萬卷人因目昂爲小萬卷自號退叟

有二亭曰知止曰幽棲
卒門人謚曰正裕先生

真宗初梁周翰始加誥贈柳開詩曰九重城闕新
天子萬卷詩書老舍人時楊億朱昂同在禁掖

揚未及滿三十而二公皆老數見靳侮梁謂之
曰公毋侮我老此老亦將畱與公朱昂聞之背
面搖手掖下謂梁曰莫與莫與億死不及五十
真宗朝朱昂以翰林學士拜章乞骸骨真宗寵詔
曹俟秋涼時吳淑贈行詩曰浴殿夜涼初閣筆
渚宮秋晚得懸車此行錫宴玉津園昂賦詩有
云清朝納祿猶強健白首還家正太平昂弟協
時爲主客郎中昂以書招之協亦告老歸兄弟

皆年八十人號濟宮二疎

楊億

字大年。蒲城人。祖文逸。嘗作玉山令。夢懷玉山神來訪覺而生。億文章中所用

故事常令子姪檢出處每段用小片紙錄出。輒粘而蓄之。時人謂之衲。被年三十七爲翰林學士。晝寢。王堂忽夢懷玉山神來謁。出一牒寫三十七字。驚曰：「得非數乎？」許添否山神命筆一點爲四十七字。至其數果卒。

楊大年生數歲不能言。一日其父抱至後園語之。

曰：「後園梨落籬。神童知不知。大年忽發聲。應曰：

不是風搖樹。便是鵲驚枝。」

一說家人携大年登樓。忽自語。因戲問汝。

能作詩乎即應聲曰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怕驚天上人

太宗朝建州送楊大年入關時方十一歲中書令賦喜朝京闕詩頃刻而成有曉登雲外嶺夜渡月中潮及願秉清忠節終身立聖朝之句宰相表賀

楊大年初爲光祿丞不得與賞花釣魚之宴以詩貽諸館閣云聞戴宮花滿鬢紅上林絃管侍重瞳蓬萊咫尺無由到始覺仙凡迥不同太宗聞

之乃詰所司以不召之故左右曰以未貼職例
不得召即命直集賢院遂預晚宴

楊大年初入館時年甚少故事初授館職必以啓
謝執政時公啓事有曰朝無絳灌不妨賈誼之
少年坐有鄒枚未害相如之末至

楊大年在館閣讀書適占城進獅子公進詩云渡
海鯨波息登山豹霧消帝大悅

楊文公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欲扳公入其黨因

問語公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公正色答

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

公在翰林日適禮部試天下士一日

會鄉里待試者或云學士必持文衡幸預有以教之公作色拂衣入曰不休哉公果知貢舉凡

程文用不休
歲皆中選

舊學士院壁間有題云李陽生指李樹為姓生而
知之久無對者楊大年為學士乃對云馬援死
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

祥符中日本國入貢求本國神光寺記令學士張

君房爲之張退食多潛飲市樓掖垣求之不得

大窘時种放以司諫歸華山楊大年爲閑忙令

云世上何人號最閑司諫拂衣歸華山世上何

人號最忙紫微失却張君房特帝召放爲左司諫攜手登龍圖閣

論天下事賜第一區辭
歸山自號雲溪醉叟

楊大年傀儡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

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俗名傀儡

子爲郭禿按風俗通諸郭皆諱禿當是前代人
有姓郭而病禿者滑稽戲調故後人爲其象呼

爲郭
禿

揚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村夫子鄉人有強大年者令續杜句曰江漢思歸客揚亦屬對鄉人徐

舉乾坤一腐儒揚默然若少屈

宋初自西昆體興唐賢諸詩集

幾廢而不行陳從易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嘆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

揚大年嘗戒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旣而公自作表

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曰未審
何時得賣生菜公大笑易之

北澗禪師偈云六月一日前萬象森羅替說禪六
月一日後八角磨盤空裏走今朝正當六月一
無位真人赤骨律金毛獅子解翻身無角鐵牛
眠少室十聖三賢總不知笑倒寒山并拾得揚
億因演而爲頌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
變作狗擬欲藏身北斗中應須合掌南辰後

楊大年與丁晉公遊處宴集必有談諧之語復皆
敏於應答一日臺諫攻大年因晚俟晉公門方
伏拜而髯拂地晉公亟謂之曰內翰拜時髯拂
地楊起視其仰塵曰相公坐處幕漫天丁嘿然
仁宗朝北狄致祭皇后文揚大年捧讀空紙無一
字隨自撰曰惟靈巫山一朵雲闌苑一團雪桃
源一枝花瑤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
缺伏惟尚饗帝大喜其才敏給有壯國體

錢惟演

字師聖祥符天禧中與劉筠有變詩格而揚文公與王鼎王綽號江東三

虎詩格與錢劉亦絕相類謂之西崑體大率效李義山之爲嘗內宴優人有以義山爲戲者服藍縷之衣而出或問曰先輩之衣何在曰爲館中諸學士掃地去矣人以

爲笑

錢惟演幼有俊才父倣使賦遠山詩有句曰高爲

天一柱秀作海三峯倣深器之嘗自謂人以不

得於黃紙後書名爲恨云

惟演子暄暄子景臻景臻子忱惓惓宋朝父

子建節者十三家景臻父子其一也兄弟建節者七家錢忱錢惓其一也

錢思公暮年作玉樓春詞曰城上風光鶯語亂城
下烟波春拍岸綠楊芳草幾時休淚眼愁腸先
已斷情懷漸變成衰晚鷺鏡朱顏驚暗換昔
年多病厭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淺

劉筠

字子儀畫李義山像寫其詩句列左右
極愛徐堅初學記嘗曰非但初學正可

為終身

記耳

劉曄嘗與劉筠飲茶問左右湯滾也未衆曰已滾
筠曰僉曰蘇哉曄應聲曰吾與點也

劉子儀嘗有贈人詩云惠和官尚小師達祿須干
取下惠聖之和師也達而學干祿之事或有除
去官字示人曰此必蕃僧也其名達祿須干聞
者大笑

劉子儀與夏英公同在翰林子儀素爲先達章獻
臨朝時子儀主文在貢院聞英公爲樞密副使
意頗不平作堠子詩云空呈厚貌臨官道大有
人從捷徑過

劉子儀侍郎三入翰林希望大用意頗不懌賦詩
云蟠桃三竊成何味上盡鼈山迹轉孤移疾不
出朝士問候者繼至詢之云虛熱上攻石中立
在坐云只消一服清涼散意謂兩府始得用青
涼傘也

王欽若

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同惡時稱五鬼夫人悍妬欲置姪侍竟不可

得好賓客高樂院二十人宅後園中作堂名三畏楊德戲曰可改作四畏公問其說曰兼畏夫人王深以爲恨卒無嗣

王欽若少寒窘依幕府居時章聖以壽王尹開封
一日晚過其家左右不虞王至亟取紙屏障風
王顧屏間一聯云龍帶晚煙歸洞府鴈拖秋色
過衡陽大加賞愛曰此語落落有貴氣何人詩
也對曰某門客王欽若王召見與語因擢致上

相

王欽若以故相來守杭州錢塘一老尉蒼顏華髮
矣欽若初甚不樂之詢其履歷乃同年生惻然

哀之遂封章於朝詔特改京秩尉以詩謝云當年同試大明宮文字雖同命不同我作尉曹君作相東風元沒兩般風

王冀公鎮舍陵以書致錢塘講師遵式遵式以病辭及愈將謁公乃過孤山和靖先生林逋逋以詩送之曰虎牙熊軾隱鈴齋棠樹陰陰長碧苔丞相望崇賓謁少清談應喜道人來

丁謂 字公言天禧間拜相自以為令威後故好為人呼為鶴相後貶竄共十五年

鬚無斑白者人服其量未終前半月即不
食但以沉香煎湯時呷少許臨化神識不
亂奄然而去
時稱爲異人

丁謂少與孫何同袖文謁王禹偁禹偁大驚以爲
自韓愈柳宗元後二百年始有此也因與詩曰
二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而今更合
教修史二子之才似六經名遂大振旣而何冠
多士謂登第四自以爲與何齊名耻居其下臚
傳之際殿下有言太宗曰甲乙丙丁合居第四

復何言

丁相少時好蹴鞠賦長韻有聯云鷹鷂騰雙眼龍
蛇繞四肢躡來行數步蹶後立多時蹴工柳三
欲見公無由會公蹴後園毬偶迸出柳挾取之
因懷所業載毬以見公出肅拜者三每拜毬起
伏於背脊幞頭間公笑而奇之遂延於門下
丁晉公初釋褐爲饒倅同年白禎爲判官禎一日
以片紙假緡伍環公笑曰榜下新婚京國富室

豈無半千質物耶懼我撓之故矯耳於簡尾書
一絕戲之曰歎天行當吾何有立地機關子太
乖五百青蛟兩家闕朱洪崖打白洪崖人以為

朱崖之行已死於此

洪崖錢
監名

真宗朝內苑賞花釣魚御釣不食晉公有詩鶯鶯
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帝大喜

真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丁晉公對曰斗直三百
上問故曰臣觀杜甫詩速須相就飲一斗恰有

三百青銅錢上大喜曰予美詩可謂一代之史也

丁晉公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元之曰入公門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此人必不忠

下謂謫崖州嘗謂客曰天下州郡孰爲大客曰京師也謂曰不然朝廷宰相往往爲崖州司戶則崖州爲大也聞者絕倒在崖賦詩近百篇號知

命集有句云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

丁晉公文字雖老不衰在朱崖答胡則侍御書曰
夢幻泡影知既往之本無地水火風悟本來之
不有在海外十四年及北遷道州謝表云心若
傾葵漸暖長安之日身同旅雁乍浮楚澤之春
又謝復秘書監表云交荒萬里歲律一周傷禽
無振羽之期病樹絕沾春之望人亦哀之

陳彭年

以文章遭遇久居清秘人譽其官御爲一條水

陳彭年大中祥符中同知貢舉省試榜出有甥不
預選潛入其第會彭年未出於几上得黃敕題
其背曰彭年頭腦太冬烘眼似朱砂鬢似蓬紕
繆幸叨三字內荒唐仍在四人中取他權勢欺
明主落却親情賣至公千百孤寒齊下淚斯言
無路達堯聰彭年怒抱救入奏章聖置而不問
中國長公主爲尼詔兩禁送至寺賜齋傳旨令各

賦詩陳彭年賦瑞鷓鴣詞曰畫出花鈿散寶津
雲鬟初剪向殘春。因驚風燭難留世。遂作池蓮
不染身。貝葉乍翻疑錦軸。梵聲纔學誤梁塵。從
茲艷質歸空後。滄浦應無解佩人。

鮑當

真宗朝
進士

鮑當善爲詩及箏。後爲河南府法曹。薛尚書

映

知

府當失其意。初怒之。當獻孤鴈詩云。天寒稻梁
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庖。爲帶邊城信。薛大

嗟賞自是游宴無不預焉不復以掾屬待之時
人謂之鮑孤鴈薛嘗暑月詣其廨舍當方露頂
狼狽入易服抱板而出忘其幘頭薛嚴重左右
莫敢言者坐久之月上當顧見髮影大慙以公
服袖掩頭而走

孫冕

天禧中
直史館

孫冕在史館幾三十年晚守蘇及期大書詩於廳
壁拂衣而去詔下公已歸矣其詩曰人生七十

鬼爲鄰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
謀泉石養志云云河北曾逢李今日淮西又
見陳李見素陳莊皆差致仕客語始蘇孫太守也須抖擻
老精神

石延年

字曼卿真宗朝學士

石曼卿登第有人訟科場覆考落者數人曼卿在
焉方與同年期集使至追所賜救牒餘人皆泣
而起獨曼卿笑語終席次日放黜者受三班借

職曼卿作詩曰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
事參從此免稱鄉貢進且須走馬東西南

句脚俱縮

一字傳以爲嘆

長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世以爲奇絕無對石

曼卿曰是不難月如無恨月長圓

曼卿詩有樂意相關禽對

語生香不斷樹交花一聯爲伊洛中人所稱

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友善曼卿通判海州
潛來訪之曼卿迎於石闌堰與潛劇飲中夜酒

竭顧船中有醋斗餘傾入酒中併飲之厥明酒
醋俱盡曼卿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
謂之囚飲飲於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
出飲復就束謂之籠飲其狂縱大率如此解後
爲一菴常臥其間名之曰捫虱菴

石曼卿一日語僧秘演曰館俸清薄恨不得痛飲
不數日演引一納粟牛監簿來以宮醪十擔爲
贖演爲傳刺曼卿愕然延之乃問中第何許生

曰一別舍介繁臺之側曼卿閑語演曰繁臺寺
閣虛爽可愛久不一登生曰學士與大師果欲
登閣當具酒簌迎俟曼卿許之一日休沐約演
同登生陳具于閣器皿餽核冠于都下石演高
歌褫帶飲至落景曼卿醉喜曰此遊可紀乃以
盆漬墨濡巨筆題云石延年同空門詩友老演
登此生拜叩曰塵賤之人幸獲陪侍乞掛一名
以光賤迹曼卿握筆沉慮目演佯聲諷曰大武

生捧硯用事可也。演以爲言，竟題云牛某捧硯。
一歐陽永叔後以詩戲曰：捧硯得金牛。

石曼卿官冊府時，五鼓趨朝，見二舉子繫邏舍，望
曼卿號呼請救。因駐馬召邏卒問之曰：昨夕里
閨間有納婦者，二子穴隙以窺，夜分被執。曼卿
力爲揮解，卒長勉從之。二子叩頭拜於馬前。曼
卿按轡占絕句以誚之，云：司空憐汝汝須知，月
下敲門更有誰。巨耐一雙窮相眼，得便宜處落。

便宜

石曼卿獨行京師一豪士揖之而語曰公幸過我
家石許之同入委巷抵大第藻飾宏麗錦繡珠
翠殆非人間所擬歌舞飲醉丐書爲揮籌筆驛
詩數篇以金帛數百千贈之復使騶從送還恍
然不知其誰翌日殆無復省所居矣他日遇諸
塗又遺以白金數兩謂曰詩中意中流水遠愁
外舊山青最佳

石曼卿嘗乘馬出街御者失韉馬驚墮地從吏遽
扶掖升鞍曼卿笑曰幸我是石學士若瓦學士
豈不跌碎乎

石曼卿卒後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
今爲鬼仙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遊不得忿然
騎一素驪去如飛其後又降於亳州一舉子家
又呼舉子去不得因畱詩一聯云鶯聲不逐春
光老花影長隨日脚流頗類曼卿平生語云

魏野

字仲先母嘗夢引袂於月中承兔因有
娥居陝東郊鑿土表丈曰樂天洞無貴

賤皆白衣紗帽見之出
跨白驢號草堂居士

魏仲先少未知名常題河上寺柱云數聲離岸櫓
幾點別州山郡幕見之大驚邀與相見贈詩曰
怪得名稱野元來性不羣借冠來謁我倒屣起
迎君仍爲延譽由是人始重之

真宗祀汾陰聞魏仲先名遣中使召之仲先題詩
壁間遁去詩云達人輕祿位居處倚林泉洗硯

魚吞墨亭茶鶴避烟閑惟歌聖代老不恨流年
靜想閑來者還應我最偏使還以詩奏上曰野
不來矣先是上嘗圖种放所居野居亦有幽致
又令圖之

王丞相旦從東封車駕回過陝魏仲先令山童持
詩獻曰聖朝宰相頻頻出君在中書十五秋西
祀東封俱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旦袖其詩累
於上前求退遂得謝

寇萊公鎮洛凡三邀野不至暇日以刺訪之野服
葛巾布袍長揖萊公禮甚平簡頃之議論騷雅
相得甚懽將別謂萊公曰盛刺不復還畱烏山
家之寶乃謝以詩曰晝睡方濃向竹齋柴門日
午尚慵開鷺回一覺遊仙夢林巷傳呼宰相來
寇萊公與陝日與魏野同遊僧寺觀覽舊遊有畱
題處公詩皆用碧紗籠之至野詩則塵蒙其上
時從行官妓之慧黠者輒以紅袖拂之野顧公

笑徐詠云世情冷煖由分別何必區區較異同
但得常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萊公大笑
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裝止生梗人謂之生張八因
府會寇忠愍令乞詩於魏野野贈之曰君爲北
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恠尊前無笑語
半生半熟未相諳坐客大發一噓

魏仲先子閑亦有父風宋景文嘗贈以詩云姓名
高士傳父子少微星

林逋

字君復居杭州西湖之孤山真宗聞其名賜號和靖處士元僧揚旌真伽發其

墓惟端硯一枚玉簪一枚

林和靖嘗著春草曲云金谷年年亂生春色誰爲
主。餘花落處滿地和烟雨。又是離歌一闋長亭
暮。王孫去。萋萋無數南北東西路。後張子野過
和靖隱居有詩一聯云湖山隱後家空在烟雨
詞上草自青

林君復惜別長相思辭云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

山相送迎。誰知離別情。君淚盈。妾淚盈。羅帶

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

此詞甚有情致。宋史謂其不娶非也。林洪

著家山清供。其中言先人和靖先生云云。即先生之子也。蓋喪偶後遂不娶爾。

逋結廬西湖二十年。未嘗入城市。時泛小舟遊湖

上。諸僧寺家蓄二鶴。客至童子放鶴爲候。逋棹

亦歸。卒塋舍。傍臨終賦書壽堂壁云。湖外青山

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藁。猶

喜曾無封禪書。初逋客臨江。李諮始舉進士而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四
未
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之器逋卒而諮適
知杭爲製總麻服與其門人哭而葬之刻其臨
終詩納之壙中

和靖雖隱居而亦以豪放玩世故當時頗有不足
之者嘗傲視許洞洞作詩嘲之曰寺裏啜齋饑
老鼠林間咳嗽病獼猴豪民送物鷲伸頸好客
臨門鰲縮頭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四